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个人目标相关性对非临床抑郁者未来想象的影响

作者：胡治国，陈静，吴惠君，Georg Northoff

## 第一轮

###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前言部分关于相关领域已有研究，大部分是 2010 年前的，有 1983,1985,1996,1997 等年份的。而作者在前面自检报告 9 中说“但研究性质的文献引用的主要是近五年的新文献”。这些较老的文献并非完全是经典理论和测量工具，而是作者研究重要的前提基础。相关研究近五年的文献相对较少，那作者是否是看的文献不够？或者只是选择对自己研究有利的文献？

**回应：**作者并没有选择性的引用文献。该领域的研究比较多，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查阅（通过查找引用了经典文献的新文献，以及查阅最新文献的参考文献等方式），我们补充了 7 篇相关度比较高的新文献，其中 4 篇是近五年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增加的文献所提供的实验证据，仍然在原文的框架之内，并没有改变文章的逻辑。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本刊 50 篇文献的限制，删除了 8 篇较老旧和非必要的文献。

在此基础上，修改了自检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如下：“本文总文献数为 49 篇，2012 年以后的文献有 24 篇，占 49%。因文章涉及到抑郁症的一些经典理论和测量工具，因此引用了一些老的文献；但研究性质的文献均较新，同时保留了一些近五年之前的典型研究文章。”附：新增的文献列表：

- Andersson, G., Sarkohi, A., Karlsson, J., Bjärehed, J., & Hesser, H. (2013). Effects of two forms of internet-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for depression on future thinking.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7, 29-34.
- Bouwman, V.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ositive future goals cross-sectionally and over time (Master's thesis). Utrecht University.
- Ji, J. L., Holmes, E. A., & Blackwell, S. E. (2017). Seeing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Positive prospective mental imagery and optimism in depression. *Psychiatry Research*, 247, 155-162.
- Kosnes, L., Whelan, R., O'Donovan, A., & McHugh, L. A. (2013). Implicit measuremen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future thinking as a predictor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hopelessnes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2, 898-912.
- MacLeod, A. K., Tata, P., Kentish, J., Carroll, F., & Hunter, E. (1997). Anxiety, Depression, and Explanation-based Pessimism for Futu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4, 15-24.
- Miles, H., MacLeod, A. K., & Pote, H. (2004).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cognitions in adolescent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7, 691-701.
- Sarkohi, A. (2011). Future thinking and depress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Linköping University.

**意见 2：**实验材料部分如何产生，主试如何被试发出指令？要求是如何规定的？怎样保证四种类型材料的产生？关于某一类型事件，在要求被试生成时，有没有最低的数量要求或时间限制？被试如果对某类事件说得多，而对其它类生成较少，该如何控制？被试想象之前，有没有给出每种类型事件的例子？如果有，是口头还是书面的？总之，由于实验材料非常重要，对于这个部分的具体操作，能否在文章中提供。

**回应：**正如评审专家所指出的，实验材料在本研究中非常重要。本研究中的两个实验均采用的是经典范式，即 FTT 范式和 LEM 范式，实验材料的产生均是按照文献中的规范进行的。要求被试生成某一类型的事件时，只限定时间为 1 分钟，并没有限定最低的数量。被试在规

定时间内产生的不同类型事件的数量，恰好是我们研究中要考查的因变量。产生事件前，主试向被试详细解释了个人目标的涵义，并口头给出了例子，当被试有疑问时，主试也会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根据评审人的要求，在修改稿中，我们进一步补充了相关的信息，详见 2.3 部分。

**意见 3:** 图示文字及注的文字太大，都是 5 号字，请对应学报的格式要求调整。

**回应:** 已经按照学报要求进行了修改。

**意见 4:** P8 页，“鉴于三阶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对抑郁组被试和非抑郁组被试的可能性评估结果，进行了 2（情绪价：积极、消极） $\times$ 2（个人目标相关性：相关、无关）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此处，三阶交互作用显著后，是否应该直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为什么要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依据是什么？

**回应:** 本研究中包含一个被试间因素，即组别（抑郁组，非抑郁组），这样，当三阶交互作用显著时，仍然难以表明具体是哪些因素的效应造成了这种交互作用。为了对比两组被试间的不同反应模式，我们按照组别，分两组分别进行了 2 $\times$ 2 的方差分析；之后再行简单效应分析，直接对比两组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这种方式，有利于比较全面的揭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之间的反应模式的差别。

在进行三因素 ANOVA 分析之后，当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时，再分组进行两因素 ANOVA 分析，在类似研究中也有采用，如[Sarkohi, A. (2011). Future Thinking and Depress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Linköping University].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在讨论抑郁人群在未来想象方面的特点时，加入与个体目标相关性变量，使我们对抑郁人群的特征表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是一个研究贡献。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人的肯定。

**意见 2:** 参考及综述的文献研究中更多是以临床患者为研究对象的，本研究中是以非临床人群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是否有可比性？请作者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以及思考与证据。

**回应:**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查非临床抑郁者未来想象的异常是否受到个人目标相关性的调节。在综述和讨论中，我们同时引用了临床抑郁症患者和非临床抑郁倾向者的相关研究。这是因为临床抑郁症患者的相关研究，可以为本文非临床抑郁者的研究提供很多启示，也可以为本文的结果提供间接的支持。但本文的结论是否能推广到临床抑郁症患者上，还需要将来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更加明确，我们在修改稿中做了两处重要的修改：

(1) 将标题改为：“个人目标相关性对非临床抑郁者未来想象的影响”；

(2) 在讨论最后，明确加上了一段：“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被试是非临床的抑郁倾向者，并不是临床抑郁症患者，因此本研究发现的结果，虽然对临床抑郁症患者的研究和干预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相关结论是否能推广到临床抑郁症患者中，还需要将来进一步的研究。”

**意见 3:** 语言使用的相关问题：例如：“MacLeod 和 Salaminiou(2001)仅让抑郁患者和正常对照组想象未来的积极事件，并对事件进行愉悦度评估。”抑郁患者的表述不准确。文中其他部分使用了抑郁症病人，临床抑郁者，抑郁群体等多个概念，请规范表达并界定其含义。例如：“其他一些研究还发现，相比于正常人，抑郁人群对未来想象的异常表现为消极预期的增强。”从临床的角度，抑郁人群与正常人群不是相对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抑郁人群也是非病理性的高抑郁倾向的人群，也属正常人群。从充分尊重患者和来访者的角度，也不建议用正常和不正常来区分表述。

**回应:** 文章确实有评审人指出的这个问题。在修改稿中，将“抑郁患者”、“抑郁症病人”等统

一表述为“抑郁症患者”；将需要涵盖临床抑郁症患者和非临床抑郁倾向者的“抑郁群体”、“抑郁人群”等相关表述改为“抑郁者”；将“正常人”改为“健康控制组”或“健康控制被试”。其他相关表述，也根据上下文进行了适当修改。

因为文献中有的的是临床的抑郁症患者，有的是非临床的抑郁倾向者，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概念进行表述，因此修改稿中仍保留了原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并在需要的地方给出了英文原文，同时将翻译和表述进行了如上所述的统一规范。

**意见 4:** 正文中第一页倒数第三行开始，“很多研究发现，相比于正常人，抑郁人群在对未来进行想象时会表现出对未来积极预期的减弱。”以及第二页第二段开始的“其他一些研究还发现，相比于正常人，抑郁人群对未来想象的异常表现为消极预期的增强。”这两部分的文献综述是论文立论的重要支撑，但这两个部分的综述只有 2 篇是近 5 年的研究，其他文献都比较古老。建议增加补充最新的研究成果。

**回应:** 已经根据评审人的建议补充了新的文献。原文引用的文献确实有点偏旧，我们经过再次认真查阅，在修改稿中补充了 7 篇相关度比较高的文献（其中 4 篇是近五年的），并用较新的文献替换了原文中的一些老文献，同时也保留了一些近五年之前的经典文献。修改后，关于这两部分内容的论述，以 2010 年之后的文献为主，只有 3 篇为 90 年代的代表性文献。同时，我们还增加了同时发现积极预期减弱和消极预期增强的相关文献。

**意见 5:** 本研究虽然引入了与个体目标相关性这一变量加入讨论抑郁人群在想象未来方面的特点，但是从研究结果来看，并未完全证实研究者所提出的假设，略显研究的贡献不足。尤其是与 MacLeod 和 Conway(2007)采用 FTT 范式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结论很接近，请进一步澄清与既往研究的差异以及本研究的创新与贡献。

**回应:** 本研究的假设是：抑郁倾向者对未来积极预期的减弱和对未来消极预期的增强，仅表现在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上；而对与个人目标无关的未来事件的想象，则不会表现出与非抑郁倾向者的显著差异。实验的结果部分验证我们的假设，抑郁倾向者未来积极预期的异常，受到了与个人目标相关性的调节，但未来消极预期的异常没有受到与个人目标相关性的调节，表现出了一种普遍的模式。这一发现，虽然没有完全符合我们的最初预期，但也是符合逻辑的。该发现，为现有文献中没有区分与个人目标的相关性从而导致结果的不一致，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视角和解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本研究与 MacLeod 和 Conway(2007)的研究，有本质的不同。但可能因为我们在原文中的表述不到位，导致读者可能误认为本文的研究与其非常接近。实际上，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到个人目标这一变量。在他们的研究中，虽然也有“自我”和“他人”这一个维度的对比，但其“自我”条件下，只是采用了经典的 FTT 范式，即要求被试在一分钟之内产生希望未来发生的积极事件（他们没有做消极事件）；在“他人”条件下，要求被试换成他人的视角重复进行上述过程。（其英文原文如下：“To assess future thinking for others, participants were presented with the same task but asked to generate things that they thought other people who were participating in the same study might have said when given this task.”，“Participants were only able to do the task when it was presented after they completed the standard task for themselves, and the instructions asked them to now think of the sorts of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who had done the task might have come up with. So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task for self, then the task for others.”）这里，“自我”是相对于“他人”条件来说的，其实就是典型的 FTT 任务，并没有像本研究一样增加特别的操纵。所以，其研究的变量与本文是完全不同的。之所以引用该文献，是因为该文献在未来想象的研究中引入了“自我”这一因素，可以为本研究中引入“个人目标的相关性”这一变量提供间接支持。

为了更加清楚表达本文与 MacLeod 和 Conway(2007)研究的差别，避免引起读者误解，我们对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详见“前言”部分倒数第二段。

**意见 6:** 表述不清的问题：“如 Bjärehed 等(2010)以轻度到中度抑郁症患者为被试，要求他们完成未来想象任务(future thinking task, FTT)，在该任务中，被试需在给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想出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期待发生的积极事件或者不希望发生的消极事件(MacLeod, Rose, & Williams, 1993)。”到底是哪个研究的结论？原文献是如何表述的？

**回应：**此处确实属于我们表述不清。文献(MacLeod, Rose, & Williams, 1993)是关于 FTT 范式出处的，Bj ärehed 等(2010)使用了该范式，因此引用了上述文献。

为避免混淆，将上述表述修改为：“如 Bj ärehed 等(2010)以轻度到中度抑郁症患者为被试，要求他们完成未来想象任务(future thinking task, FTT) (MacLeod, Rose, & Williams, 1993)，在该任务中，被试需在给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想出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期待发生的积极事件或者不希望发生的消极事件。”

**意见 7：**在评价：“与个人目标相关的未来积极预期的减弱和未来消极预期的增强”这样的结果时，想象个数指标对于得出结论很重要，实验 1 中 FTT 任务的问题可能在于 1 分钟的想象限时太短而不足以在想象数量上有较大个体差异。而作者认为是 FTT 任务本身的问题，从而设计了实验 2，用 LEM 任务来进行可能性评估。其实在研究 1 中已经包括了可能性评估，因此重复进行可能性评估，进行实验 2 的意义显得理由不充分。同时建议在研究方法部分就增加讨论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以及它们的优势和劣势。

**回应：**FTT 任务中时间限制为 1 分钟，是遵循了经典 FTT 范式的规范，采用 FTT 范式的研究中均采用了 1 分钟的时间限制。

在经典的 FTT 范式中，都同时进行了事件可能性和情绪感受等的后测，详见 MacLeod 等 (1993, 1998)、Bj ärehed 等(2010)、MacLeod 和 Salaminiou(2001)等文献。FTT 任务主要考查被试的主动产生，在该任务中可能性评估只是对产生的事件的追加测试，针对的是上述产生的特定事件，以提供进一步的补充信息。在 LEM 范式中，事件是提前访谈得到的，要求被试对这些事件未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这是主任务，该范式涵盖的事件范围会比较全面。FTT 任务和 LEM 范式的区别，类似于记忆研究领域回忆和再认的区别，FTT 任务可能受到了被试的想象能力、语言产生能力等的影响，所以采用 LEM 范式来进一步考查，该范式相对比较客观，不受上述主观因素的影响。实验的结果也确实证明，该范式更加敏感。

为了进一步明确两个实验范式的差异和优劣，我们在实验 2 的研究方法部分进行了补充解释，详见“3.3 实验设计与实验程序”的最后一段。

**意见 8：**实验材料的问题：实验 1 的四种类型“分别为与个人目标相关的积极事件（如“两年后，在心仪的单位得到工作机会”）、与个人目标无关的积极事件（如“六年后，与朋友在迪士尼疯玩了一整天”）、与个人目标相关的消极事件（如“七年后，与生活多年的老婆离婚了”）和与个人目标无关的消极事件（如“五年后，参观一个画展结果大失所望”）。”与个人目标有关的事件似乎都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如结婚，求职，学业和事业的成就等），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似乎都是本身就无关紧要的事件（如 K 歌时，看电影时，看画展时等娱乐活动中的不愉快）。实验材料的选择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实验 2 的实验材料同样存在实验 1 的问题，即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都是重大事件，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都是生活琐事，严重程度不对等。需要进行事件严重程度的评价与平衡，不知做何考虑？否则无法评价抑郁人群对于未来积极事件想象的缺乏是因为事件与个人目标有无关系还是事件本身是否重大有无关系。即大的好事很可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小的好事更容易发生在我身上。事实上，与个人目标无关但是人生重大的事件也有许多，如天灾人祸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内容。

**回应：**评审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1) 事件的重要性与个人目标是相伴随的，无法截然分开。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一般都是更加重要的，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其重要性会更低，这是容易理解的，也得到了相关研究中数据的支持。在文献[D'Argembeau, A., Stawarczyk, D., Majerus, S., Collette, F., Van der Linden, M., Feyers, D., ... Salmon, E. (2010). The neural basis of personal goal processing when envisioning future event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2, 1701–1713.]中，主要考查个人目标相关的未来事件和个人目标无关的未来事件的脑机制的差异，他们评定了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原文：“For future events, participants were also asked to rate the personal importance of the events (from 1 = not at all important, to 7 = very important).”），发现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显著高于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原文：“Ratings of personal

importance confirmed that personal future events were perceived as more important than nonpersonal future events [ $M = 5.43, SD = 0.69$  vs.  $M = 1.91, SD = 0.60$ ;  $t(19) = 18.66, p < .001$ .”) 作者认为, 上述两种不同条件直接对比得到的脑区差异 Ventral MPFC 正好与未来想象中的个人重要性加工有关(原文: “we propose that when envisioning future events, ventral MPFC may appraise and code the relevance of represented events to personal goals and the self-schema, thereby attaching personal significance to episodic future thought.”), 提示对个人的重要性正是个人目标相关和无关事件的重要差别。而且, 除了这句话外, D'Argembeau 等(2010)在文中并没有对事件的重要性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2) 评审人所指出的反例“与个人目标无关但是人生重大的事件也有许多, 如天灾人祸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内容。”确实客观存在。但这些事件本质上其实无法与个人目标分开, 一些重大的事件(如天灾人祸)虽然看起来与个人目标无关, 但这些事件会严重影响个人目标是否能顺利实现(如灾难会中断学业、影响工作和家庭幸福), 与人生目标也是有重要关系的。

(3) 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鉴于本研究中的后测已经有好几项了, 为了控制实验的总时长, 结合上述考虑, 我们没有在本研究中对事件的重要性进行评定。将来的研究, 我们会对此进行测量和进一步的分析。

意见 9: 研究结果中边缘显著太多了。对于  $p$  值,  $p < .05$  已经是个很宽容的标准了, 不建议将边缘显著的结果也加入讨论。此外, 实验 1 的结果中: “情绪价和组别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 $F(1,46) = 2.76, p = 0.10, \eta^2 = 0.06$ ), 情绪价和个人目标相关性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 $F(1,46) = 2.85, p = 0.10, \eta^2 = 0.06$ )。”边缘显著这样的结果已经没有说服力了, 再加上  $p = 0.10$  这样的表述不规范, 而且这里的  $p$  值是近似的结果, 实际上  $p > 0.10$ , 因此应该不属于边缘显著。

回应: 感谢评审人的意见。为了更加规范, 在修改稿中, 我们将  $p$  值保留了 3 位小数, 这样评审人指出的地方确实有一个是  $p > 0.10$  ( $p = 0.103$ ), 修改稿中已经改为“不显著”了, 文中其他地方的边缘显著均是指  $p$  的范围在  $(0.05, 0.1)$  之间的。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的主要结果, 即图和表中标示的两组之间的差异, 均是  $p < 0.05$  的, 并没有边缘显著的结果。文章的讨论, 均是建立在显著结果的基础上, 并没有对边缘显著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将这些边缘显著的结果放上, 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些客观的信息。

意见 10: 建议给出关于样本量估算的依据。

回应: 在本研究中, 我们的样本量分别是抑郁组 vs 非抑郁组: 23 vs 25 (实验 1) 和 27 vs 29 (实验 2)。在类似的研究中, 其抑郁组的样本量范围大致在  $[20, 30]$  之间, 如在 Pyszczynski 等 (1987) 和 MacLeod & Cropley (1995) 的研究中抑郁组只有 20 名被试, Miles 等 (2014) 的研究中抑郁组的数量是 23 名。因此, 本研究中的样本量应该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意见 11: 表 1 与表 2 非三线表。

回应: 已经按要求改成了三线表。

意见 12: 在表 1 和表 2 中直接给出两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性检验更加容易理解结果。

回应: 已经按照评审人的建议, 在表 1 和表 2 中加上了一系列  $p$  值。

意见 13: 图 3 中  $p$  值的显著水平和文中不一致。文中是两组被试对个人目标相关的消极事件 ( $t(54) = 6.27, p < 0.001, d = 1.68$ ) 和个人目标无关的消极事件 ( $t(54) = 3.62, p < 0.001, d = 0.97$ ), 图 3 中是\*\*  $p < 0.01$ 。

回应: 感谢评审人的细心, 此处并非作者疏忽或错误, 在原文的图中, 我们只给出了两种显著性标识: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被包含在第二类情况中。但这样确实容易引起一些误解和混淆, 为更加明确, 我们按照评审人的提醒, 在修改稿的图中增加了一个显著性水平的标识, “\*\*\*  $p < 0.001$ ”, 并在图 2 中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以便全文统一。

意见 14: 文中:“抑郁症病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持续关注自己的内部而不太在乎外界的环境”请补充文献。

回应: 已经按照评审人的要求, 补充了文献[Pyszczynski, T., Holt, K., & Greenberg, J. (1987). Depression, self-focused attention, and expectancie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future life events for self and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994-1001.]。

意见 15: 正文最后的研究启示中:“未来对抑郁症患者的干预, 可考虑通过面向未来的积极干预, 如帮助被试投入改变的过程, 帮助他们如何观察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训练他们具体的技巧, 以顺利产生和完成任务、计划、解决问题, 以及有效处理挫折和失望等 (Vilhauer et al., 2012), 从而帮助他们改善抑郁症状, 减少自杀风险。”这些研究启示似乎与本研究的结论并无直接联系。

回应: 确实存在评审人所说的问题。我们将该段修改为:

“本研究的结果, 对于临床抑郁症患者和非临床的抑郁倾向者的治疗和干预均具有重要的启示。已经有研究证明了面向未来的积极干预对于改善抑郁症患者症状的有效作用 (如 Vilhauer et al., 2012), 我们的结果进一步提示, 对抑郁者进行面向未来的积极干预, 要更加集中于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情上, 如想象与他们未来的学业、工作、家庭等相关的具体事件和场景, 通过这种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训练, 来有效改善其对未来的预期, 从而帮助他们改善抑郁症状, 减少自杀风险。”

意见 16: 正文中:“本研究提示, 在未来关于抑郁者未来想象的研究中需要考虑自我这一因素。”“自我”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也是一个很广的研究领域, 这里的表述并不合适。

回应: 感谢评审人的提醒, 这里表述确有过度泛化的问题。修改稿中, 我们将该表述修改为:“本研究提示, 在未来关于抑郁者未来想象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与个人目标的相关性这一因素。”

---

##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实验材料的问题

作者在回复专家 2 的第 8 个问题时, 讲到“(1) 事件的重要性与个人目标是相伴随的, 无法截然分开。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一般都是更加重要的, 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其重要性会更低。”事实上, 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 有时并不重要, 例如“去度假”, 与个人目标相关, 但并不重要。如何将相关性和重要性区分开来, 请指出。

另外, 实验材料附件中举出的, 都是和大学生生活相关的, 这可能和实验选取的被试有关。而要研究的是抑郁者, 可能会降低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从而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

回应: (1) 关于相关性和重要性的问题, 两位专家都提到了,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评审人指出的反例:“‘去度假’与个人目标相关, 但并不重要。”, 我们认为‘去度假’虽然通常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但对于将它作为个人未来的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的个体来说, 应该算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把这个事件归入“个人目标相关”了。

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在修改稿的“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部分加上了一段相关表述, 如下:

“在大部分关于抑郁者未来想象的研究中, 无论采用FTT范式还是LEM范式, 都没有关注事件的重要性这一维度 (如Andersson et al., 2013; Bjärehed et al., 2010; MacLeod et al., 1993; MacLeod & Cropley, 1995; Sarkohi, 2011等)。但在考查正常人的个人目标相关性的一个脑成像实验中 (D'Argembeau et al., 2010), 测量了事件对于个人的重要性, 他们发现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显著高于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 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相对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 在腹内侧前额叶引起了更强的活动, 该脑区正好与未来想象中的个

人重要性加工有关。该结果提示,对个人的重要性正是个人目标相关和无关事件的重要差别。虽然如此,鉴于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可能对事件的未来想象起到重要作用,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要将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程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实验设计时加以考虑,以便直接探讨事件与个人目标的相关性与重要性的区别和联系。”

(2) 关于实验材料都是和大学生生活相关的问题,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由本研究的性质决定的,本研究是一个采用非临床的抑郁大学生为被试的类比研究(analogue research)(关于该类研究的意义和局限性,请参看我们对评审专家2的意见1的回复),由于“个人目标”是与个体生活密切相关的,因此不可避免实验材料中的事件都是和大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也确实会降低实验结果的可推广性。在修改稿中,我们在“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部分的第一段增加了一句话对此进行了明确说明(见P18第1段):

“此外,鉴于本研究所用的被试都是大学生,因此所涉及到的事件多是与大学生生活相关的,这可能会影响本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因此将来需要在其他群体中对本研究的发现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意见2:** 数据中大量是不显著的,如p7和p8页的倒数第二段,一方面让读者考虑到实验的结果是否不好,另一方面,不显著的是否需要报告出来,请参照心理学报的要求检查修改。P7表1和p13表3中,p都保留至3位小数,而文中都是2位小数,请参照心理学报的要求检查修改。

**回应:** (1) 修改稿中,根据心理学报的要求,不显著的p值都保留了3位小数,除了多个p值合在一起报告的(如“所有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_s > 0.05$ )”)。对于显著的结果,则按照学报要求写成了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等形式。

(2) 关于不显著数据的问题,修改稿根据评审人的意见进行了适当删减,以便重点更加突出、文章更加精简,包括原P8最后一段和P13最后一段中交互作用边缘显著后的简单效应分析。经再次查阅《心理学报》的投稿要求以及参考学报其他文章,其他部分的数据报告符合规范要求。

对于边缘显著的结果,评审专家2的意见是要慎重,不建议直接删除。综合考虑两位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仍然保留了边缘显著的结果,以提供客观的事实,留待将来研究的检验和对照。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结论均建立在显著的结果上,并不依赖于边缘显著的结果,也没有在文中对边缘显著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意见3:** 创新性问题: 本研究虽然引入了与个体目标相关性这一变量加入讨论抑郁人群在想象未来方面的特点,但相关性这一变量实则与MacLeod和Conway(2007)的“自我”和“他人”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自我”就是相关性,本研究只是将MacLeod和Conway(2007)的研究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创新不高。

**回应:** 本研究与MacLeod和Conway(2007)的研究,有本质的不同。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到个人目标这一变量。在他们的研究中,“自我”只是相对于“他人”条件来说的,其实用的就是典型的FTT任务,并没有像本研究一样增加特别的操纵。在其“自我”条件下,与典型FTT范式没有区别,即要求被试在一分钟之内产生希望未来发生的积极事件(他们没有做消极事件);在“他人”条件下,要求被试换成他人的视角重复上述过程。所以,虽然他们的研究也有“自我”和“他人”这一个维度的对比,其研究的变量与本文是完全不同的。其次,该研究的对象与本研究也完全不同,该研究考查的是正常人(实验1)和准自杀者(实验2),并没有考查抑郁者。

为了更加清楚表达本文与MacLeod和Conway(2007)研究的差别,我们在修改稿的讨论中增加了相关表述(见P16第2段),即:“需要指出的是,MacLeod和Conway(2007)的研究虽然也考查了“自我”因素,为本研究提供了间接支持,但与本研究有着本质区别:首先,该研究中“自我”条件是相对于“他人”条件来说的,实际上在“自我”条件下被试完成的只是典型的FTT任务,并没有对自我因素进行特别的实验操纵。其次,该研究考查的是正常人(实验1)和准自杀者(实验2),并没有考查抑郁者。”

.....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对于上次意见反馈中的第 2 个问题: 2、参考及综述的文献研究中更多是以临床患者为研究对象的, 本研究中是以非临床人群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 研究结果是否有可比性? 请作者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以及思考与证据。我有一个建议, 有一种研究范式叫做“类比研究”或“类推研究”(analog research), 在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中经常会采用。在医学模式中, 认为异常与正常之间有本质差异, 但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下, 更多的研究者支持个体在某个指标上只存在量变, 没有质变。大家是站在心理病理问题是个连续体的立场上进行研究的。即: 非临床患者中的个体差异, 与临床患者与非临床患者之间的差异, 以及临床患者之间的差异只有量上的改变, 并无本质差别。这正是类比研究的立场。请具体查一些文献来佐证, 英文文献比较多。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已经按照专家的意见, 在“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部分补充了一段,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见 P18 倒数第 2 段)。具体表述如下:

“本研究的被试是非临床的大学生, 而不是临床的抑郁症患者。一方面, 研究非临床的抑郁大学生本身有其重要意义, 为临床抑郁提供了一个相当准确的模型(Hill, Kemp-Wheeler, & Jones, 1987); 另一方面, 根据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观点, 心理或精神疾病是一个变化的连续体, 非临床个体与临床患者之间的差异, 只是量上的改变, 并无本质差别(关于抑郁是一个连续体的综述可参看 Flett, Vredenburg, & Krames, 1997)。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大量研究者采用了类比研究(analogue research)的范式, 在关于抑郁的研究中, 用非临床的抑郁大学生作为被试即是一种最普遍的做法(Vredenburg, Flett, & Krames, 1993)。多个元分析和多数实证研究的结果, 均没有发现非临床的抑郁大学生与临床抑郁症患者之间的显著差别(Vredenburg, Flett, & Krames, 1993)。尽管如此, 本研究的发现是否能够推广到临床的抑郁症患者中, 还需要将来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

新加的参考文献如下:

- Flett, G. L., Vredenburg, K., & Krames, L. (1997). The continuity of depression in clinical and nonclinical sampl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 395-416.
- Hill, A. B., Kemp-Wheeler, S. M., & Jones, S. A. (1987). Subclinical and clinical depression: Are analogue studies justifiab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 113-120.
- Vredenburg, K., Flett, G. L., & Krames, L. (1993). Analogue versus clinical depression: A critical reapprais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327-344.

**意见 2:** 对于上次第 8 个问题: 实验材料的问题, 即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都是重大事件, 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都是生活琐事, 严重程度不对等。我依然觉得它影响了我们对于实验结果的解释, 也是一个影响我们对于抑郁问题理解与把握的关键问题。如果确实从脑科学研究也能够证实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都是重大事件, 那么其实该研究与如果有“个人重大事件对非临床抑郁者未来想象的影响”的研究可能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目前暂无好的建议, 但希望作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增加辨别二者的指标, 并这一问题上更有深入的思考。

**回应:** 关于这个问题, 两位专家都强调了,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综合两位评审专家的意见, 我们在修改稿的“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部分加上了一段相关表述(见 P18 第 2 段), 具体如下:

“在大部分关于抑郁者未来想象的研究中, 无论采用 FTT 范式还是 LEM 范式, 都没有关注事件的重要性这一维度(如 Andersson et al., 2013; Bjärehed et al., 2010; MacLeod et al., 1993; MacLeod & Cropley, 1995; Sarkohi, 2011 等)。但在考查正常人的个人目标相关性的一个脑成像实验中(D'Argembeau et al., 2010), 测量了事件对于个人的重要性, 他们发现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显著高于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 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相对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 在腹内侧前额叶引起了更强的活动, 该脑区正好与未来想象中的个人重要性加工有关。该结果提示, 对个人的重要性正是个人目标相关和无关事件的重要差别。虽然如此, 鉴于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可能对事件的未来想象起到重要作用, 在将来的研究中, 需要将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程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 在实验设计时加以考虑, 以便直接探讨事件与个人目标的相关性与重要性的区别和联系。”

意见 3: 此外, 对于  $p$  值不显著的结果, 尤其是边缘显著的结果, 虽然在本次研究中不能进行解释, 但是建议不要直接否认这种可能性, 显著性结果受到了实验控制, 样本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本次研究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 不代表事实上就没有结果, 需要多次重复验证。

回应: 同意评审专家的观点。为了保留客观结果, 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对照和进一步检验的数据, 修改稿保留了“边缘显著”的表述。同时, 删除了一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后继续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即原 P13 最后一句: 两者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 $F(1,26) = 3.50, p = 0.073, \eta^2 = 0.12$ );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被试在评估消极未来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时, 对个人目标相关的事件的评估分数有显著低于与个人目标无关的事件的趋势 ( $F(1,26) = 3.69, p = 0.066, \eta^2 = 0.13$ )。)。其他部分都完整保留了按照规范要求需要报告的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究的结论均建立在显著的结果上, 并不依赖于边缘显著的结果。